爷爷

王盛维(任城)

立春后第三日,晚饭桌上,娘夹菜的筷子忽然一擗,说了句:“东院老房的灶台裂口子了。”爹舀汤的瓷勺当啷磕在碗沿上,怔了半晌:“这灶台可是你爷当年独个儿垒的。”

1999年分新房那会儿,爷爷拍着胸脯要包下灶台的活。爹说:“现在时兴水泥板镶瓷砖,您老快七十了,当监工就成。”老爷子脖子一梗:“花那冤枉钱弄啥?瞧好吧!”转头就在楼后土堆里扒拉出几根细钢筋,淘洗了两筐碎石子,买回两袋水泥,硬是捣鼓出四块预制板。夜里爹多下班,老爷子蹲在楼道抽烟:“板子忒沉,明儿找俩人搭把手。”第二天爹去验工,灶台高矮正得劲,瓷砖磨得溜光水滑。回家见爷爷歪在藤椅上打呼噜,说是累狠了。二十五年过去,四邻的灶台换了人造石又换整体橱柜,我家也搬进西院电梯房,独独东院老灶台瓷实得很,只有瓷砖裂开了一道头发丝细的缝而已。

老爷子是2020年走的,走得跟他脾气一样“利索”。那年腊月过年我们没回去,他虽然在电话里翻来覆去念叨“家里都好”,却没熬过那个倒春寒。

爷爷打年轻就犟,是村里数得着的能人。架桥修涵洞,耕犁犁地,没有他拿不下的活。最险的是耙地,人得站在两排铁钉耙床上,赶着骡子在松土上蹿。大土坷垃撞得铁耙乱颤,把握不好就得摔个嘴啃泥,要是耙翻了就危险了。奶奶看得心提到嗓子眼,老爷子倒跟要把式似的,还能抽空卷根烟。

好酒这口跟了爷一辈。早些年去城里跑业务,常在327国道边的小馆

子喝到天黑。那时候路上没路灯,奶奶总打发大伯打着手灯去迎。每回见着人,老爷子先瞪眼:“当我三岁孩儿?认不得家门?”下回照旧让大儿子去接。最悬的是住院挂水那回,挂了几天头孢,前脚刚出院后脚就灌了二两,直接让120又拉回去了,这才服了软:“大夫的话得听。”

要说手艺服人,还得数他掌大勺的本事。十里八乡红白事,离了爷爷的灶台总觉得不圆满。支起三口八印锅,铁勺耍得跟关公刀似的,葱花下锅滋滋爆香。拿手菜是梅菜扣肉,咕嘟半天的五花肉颤巍巍泛着油光,主家谢礼的毛巾、肥皂,到现在还没用完。

2000年一场秋雨来得急,老屋漏得像筛子似的。爹刚说要请瓦匠,七十岁的老爷子已经扛着木梯上了房。青苔湿滑,连人带梯子滑下来。等爹被电话催回来,才知道老爷子摔折了髓关节。为这,老爷子身子里多了块钢板。钢板也拴不住这“老倔”,刚能下地就闹着办老年证,带着几个老伙计爬梁山、登峰山,还说要上泰山。我拿录取通知书那天,非要拄着枣木拐送我到院门口。二十步的道走了多半天,拐杖头包着铜皮,敲得青石板当当响。我们要扶,他眼一瞪:“都别招呼!”那嗓门还跟四十年前一样亮堂。

三月七日擦黑,老爷子突然喘不上气。送医院路上,他走得跟年轻时下地一样,轻手轻脚带上门,再没回来。如今亲戚们提起他,叹口气就接不上话——这个把什么都料理得利利索索的老头,连个念想都没给后人留。

在水一方

王继法(任城)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里的这方水,藏着可望而不可即的思念与美好,如梦似幻,撩拨着古往今来无数人的心弦。而在我的记忆深处,家乡村南的那一方水,同样承载着我生命中最珍贵的时光。

我家乡的这条河位于任城区李营街道北部,是1958年挖的排水河,名曰“北跃进沟”,西北从汶上的大汶河,经南旺,流经任城区的二十里铺街道和李营街道的郑庄,到河岗村与洸府河交汇。

我的家乡在耿南村,离洸府河只有一公里多。每年的夏天,阳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我和小伙伴们迫不及待地甩掉鞋子和衣服,我们在水中尽情嬉戏,要么打水仗,看着溅起的水花在阳光下闪烁着五彩的光芒;要么比赛谁游得远,谁的憋气时间长。

岸边茂密生长着的,还有芦苇。这芦苇总是随风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为我们的欢乐演奏着独特的乐章。我们这些小光腚猴,机灵地穿梭在芦苇丛中,捉迷藏、编苇叶口哨,玩得不亦乐乎。那苍苍的芦苇,高大而茂密,我们躲在里面,仿佛置身于一个神秘的世界。有时,我们还会摘下一片苇叶,放在嘴边,轻轻一吹,便能吹出清脆

悦耳的声音,在空旷的水边回荡。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家南的这条河时常干涸,我也长年在外地放蜂,但儿时的那方水却从来没有在我的记忆中褪色。2021年,政府加深、拓宽了河道,从此,我梦中家乡的河,又恢复到了五十年以前美丽的样子。

2022年,在外漂泊多年已过花甲之年的我和妻子,回到了家乡。每天天刚蒙蒙亮,我便和妻子来到水边散步。清晨的水面,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如梦似幻,好像仙境一样。岸边的芦苇虽然由于刚清理过河道,不如儿时的面积大了,但依然在微风中摆动,像是在向我诉说着往昔的故事。此时的水面格外平静,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岸边的芦苇、树木和天空。偶尔有一只水鸟从水面上掠过,打破这份宁静,泛起一圈圈涟漪,转瞬又恢复了平静。

站在水边,我静静地凝视着这一切,思绪飘回到了过去。那些儿时的欢声笑语,那些与小伙伴们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仿佛就在昨天。这方水,见证了我的成长,承载着我的童年回忆,是我心中最温暖的港湾。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始终在我的记忆深处,在水一方,等待着我的归来。

春之声(外一首)

公冶秀云(嘉祥)

澎湃的声音
挣脱的声音
努力向上的声音
齐心破冰的声音

千里冰封的大地
闹春而动
破冰而生

小河里的鱼
从冰层的缝隙里钻出头来
张望着久违的大地

杨柳嫩黄
梅花艳红
暖风轻轻吹

土地开始松软
种子们哗啦啦地钻出地面
拿起画笔
给大地涂上五颜六色

燕子呢喃于庭院
花儿俏立于枝头
风偷偷传扬着他们的私语

温暖
甜蜜
馨香扑鼻

牡丹

牡丹雍容华贵
五彩缤纷
可它最美的是大气
气势磅礴,气吞山河

见过海水撞击礁石的浩荡吗
见过钱塘江涨潮时的奔涌吗
见过壶口瀑布黄河大合唱吗

那便是牡丹气质的写照
多层多色花瓣拥在一起
势不可挡的汹涌
花之王者的风范

春到清溪村

刘小满(邹城市第二中学)

青瓦白墙风细细,
翩翩归鸟来天际。
鸟声汇入水声中,
便是人间治愈系。
(指导教师:冯克河)

征稿要求:

体裁为散文、随笔、诗歌等,1200字以内,未公开发表。

征稿内容:

本土原创作品,主题鲜明,寓意丰富,积极向上。

投稿邮箱:

jnwb2011@126.com
(电子版,投稿须注明“百姓写手”)

注:

见报须刊登真实姓名,其他资料如地址、单位、职业、年龄等不方便见报,望预先声明。